



读唐诗的一点感触

○ 刘力耘

我喜欢读唐诗，读唐诗的时候气流特别顺畅，不像读宋词，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又像是一种束缚，就像缠着丝的茧，无法畅游三千里河山。

唐人有一种天生的豪气与自信，我想这是后代子孙无法比拟的。比如虞世南有一首诗叫《蝉》：

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垂缕”是古代士人的系冠之缨，既对应蝉的触须，又可以暗指诗人的身份。“清露”就是没有污染的露水。它既是实指，同时也是一个带有某种相对固定含义的意象。诗词中有很多这样的意象，传统文化积淀在它们身上的不同能立刻给读者一种特殊感受。比如“西风”这个意象，它不是消蓬莱雪水之春风（阆苑春风起，蓬莱雪水消），不是炎热中送来丝丝凉意的夏风（青泉碧树夏风凉，紫蕨红粳午爨香），更不是卷北地折北草的寒冬朔风（北风卷地北草折）。它不像春风是生命的希望，它不如夏风贴心，却又没有寒风如刀子般的有力切割。它看似软绵绵，却在一点一点吞噬着生命，无可奈何，无法抗拒。有一首托名李白的词叫《忆秦娥》，里头有一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点评道：“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人之口。”所谓“登临”，可以是送别：“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慄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宋玉《九辩》）也可以是凭吊古代的遗址。在这种情景下，最能引发诗人对于古今时空流变的伤感与追思。历代文学作品中都不乏这样的创作，或旷达，如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是

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或伤怀，如《红楼梦》中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柳枯杨，曾做歌舞场”。而“登临”的这两种情形，往往并不是泾渭分明，更多的是在以后一种为主体的感发中包含了前一种。静安先生这里说的“登临”，就是兼有二者。夕阳西下，一片广袤的平原上，汉家的陵阙矗立天地之间，曾经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如今也不得不长眠于此；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汉帝国，也终于融化进了黄土地，伴随着西风成为后人记忆中努力挽留的向往。这是对于世事流转的感叹，又何尝不是对于强大生命的送别？这就是西风，它更像是一曲哀歌，它配合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残照”，让这曲挽歌所蕴含的强大感情将要宣泄出来，就在按都按不住的时候，吐出“汉家陵阙”，复将这一种直逼凌霄的伤感死死压住，并化于厚重的历史中。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又何尝不是景语？自然的转还，人世的流变，宇宙与人心贯通无阻，这是蕴藏在这看似白描的八个字中高超的智慧与绝妙的手法，难怪静安先生给予它如此高的评价。

这是隐藏在西风背后的感觉，清露也是。它与下面的“疏桐”一样，反映出诗人一种清高的、出于俗世之外的姿态。首二句只是蓄势，待气韵饱满之后，便可一气发出——“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多么自信的表白！安史之乱前的盛世唐朝，国门大开，朝堂上站立着不同肤色的文臣武将，里坊中充斥着操不同语言的胡姬胡商，外国的使节纷纷不断，大唐文化如波涛涌出。就是这样一种高度的开放与自信，造就了唐人的豪气。启功先生有一段绝妙评语：“仆尝谓，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深思熟

虑，行以意耳。”

宋人在写诗作词时，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但这不是根本的差别。唐人的诗也并不是真的出以无心，杜甫就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凡历经岁月淘洗最后能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琢磨。但是唐诗和宋诗之所以能给人以如此鲜明的感觉差异，关键就在于作品所呈现的气象不同。宋诗与宋词，尽管文学形式不同，但在气象上是一致的，即有很强烈的内敛性。它们也注重景的作用，但大部分只做由景及情的单向运动，而忽视二者的贯通，并且过分依赖眼前的景。它们往往因为意象堆砌，导致过于拥挤而无法展现宏大的想象空间（这一点在宋词中表现得最明显）。它们在写作时往往缺乏一种大开大合的手笔，故显得多少有些缺乏想象力。

我们说唐诗有股子天生的豪气，这种豪气并不只是体现在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诗，或是表白清高绝尘的自信诗，唐人也有很生活化的一面。中唐诗人刘方平有一首诗叫《夜月》：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前两句都是用白描讲夜已经深了，显然此刻作者是醒着的，第三句“偏知”表示对于气候变化的意外，第四句复归于白描。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夜深了，月光偏照了房屋之半，北斗星和南斗星都已经横斜。今年的第一阵虫声透过碧绿的窗纱，传进屋内，作者这才知道原来天气已经开始变暖了。整首诗写得不动声色，以至于我们无法断定诗人当时究竟是怎样一种感情。是遇到了不遂心的事导致夜深难眠，而在辗转反侧中无意听到虫声？还是本没有心事，只是被一阵虫声吵醒后猛然发现春天已经来临了？

透过这首小诗，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一千多年前一个春之夜，从窗外的虫声中散发出的浓浓的、富有情趣的而又寻常百姓家的生活气息，这一切会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妙！

尽管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气象开始走向衰落，但是由这种豪气所形成的诗性的变化却没有那么迅速。中唐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在豪气中添加了深沉之思。比如元稹有一首诗，叫《酬乐天频梦微之》：

相思 王維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擷 此物最相思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
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

我以为这首诗堪称元微之的绝顶之作，要强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可惜很多唐诗选集都弃之不选。元微之说：我们朋友远隔千山万水，天各一方，我很高兴你写诗告诉我你梦见我了。可是我现在病得七颠八倒的，做梦只梦见别人梦不见你。表面看起来只是很平淡的叙述，但是这首诗却着实不平淡。我们可以想象，在唐代，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发达的交通和通讯，况且元稹还病着，有的时候一别，真的就是永远了！病中的诗人多么想通过唯一的手段——做梦，在有生之年再看一看好朋友，可是，他越是想，却越无法实现。元稹说：乐天啊，我多么想在梦中见到你，可是我只梦见闲人、梦见不相干的人、梦见不想梦见的人！我怎么也梦不见你啊！很多写相思的诗都是通过梦境展示，比如



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妾家临渭北，春梦著辽西”（沈佺期）、“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等等。但是，能梦到，对于相思之人来说多少还有些变相的安慰；而梦里也不得相见，就又添加了一层痛苦。如此一反传统的构思，实在是绝妙，而看起来又是那么自然，就像真挚的感情如流水般理所当然地涌出，这不能不说是唐诗的一大特点。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伯简这话本意在于夸白居易，但又何尝只是香山一人的境界？凡是唐代有名的诗人，无一没有修到“重关”的境界，凡是唐诗中广为传唱的名篇，又有哪一个不是“用常得奇”？那些著名的唐诗虽然看起来并不华丽，却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你甚至在读一遍后就能记住它们。它们不像宋词精雕细琢；也不像前代的诗歌，因为缺乏雕饰而略显笨拙粗糙。诗歌不能缺乏切磋琢磨，但是不能太过于精巧，唐诗实是将二者结合

得最完美的体现了。

有时候我们也许会觉得，古人于我们是那么遥远，我们的环境、思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我们开始慢慢陌生了远古的情怀，理直气壮。其实不然，荣格说过：“我们的意识以年为计地发展，下意识却以千年为计地延续，所以当什么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以为是绝无先例的新鲜事，其实不过是老调重弹罢了。”陶渊明有一首写荆轲的诗，里面有一句话，叫“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就是很准确的定义。荆轲空有报国热忱，却功亏一篑；荆轲明知此行必死无疑，却仍然“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的人们，大概总会遇到一些理想不能实现的逆境，可能也会在成功率极低但仍然想尝试的情况下需要用荆轲的精神来激励自己。当有了这种经历后，就会发现古人的心情能引起自己强烈的共鸣，就会发现千百年后，古人依然离我们很近。

隋代诗人卢思道有一句诗：“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我以前读的时候，没有多少感觉的。后来看《贞观长歌》，里面讲到唐朝贞观年间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进行决战，有一位跟随李世民多年、每一仗都冲在前面的将军叫侯君集，因为犯了点过错，被解职闲赋在家。唐朝军队胜利后，整个长安城都在欢庆，只有侯君集放声大哭，哭喊着敌人为什么这么不堪一击，哭喊着要与敌人决一死战。群臣请求治他的罪，李世民对那些大臣说：“你一天仗都没有打过，怎么可以理解一个真正的将军，在没有仗打的时候，他内心的悲凉与忧愤！”突然间，我回想起卢思道的诗，似乎理解了内中的情感。将军追求的就不一定是功名本身，功名背后代表的是一种安身立命的人生价值，他日夜谋划的就是打仗，战场寄托了他所有的心思。试想，一个人一生全身心地扑在了为某件事情的准备上，最后却连付诸实践的机会都失去了，他怎么能不悲凉而忧愤呢？我不是古代的将军，终我一生，恐怕也不会有将军这样的经历，而且目前我也并没有相似的情怀，但是在那一刹那，我实实在在被感动了。

最后想到一句以前看过的话：“一个人会不会写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内心一定要有诗意。”我想，这也许就是我能从唐诗那里得到的吧。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